

中药学理论中的“易”与“中庸”思想刍议

黄世佐

(甘肃中医学院, 甘肃 兰州 730000)

摘要: 中药学理论充满着《易》所阐释的矛盾对立观念, 而源于《易》, 彰显于《中庸》的“中和”思想, 则是中医用药所追求的目标所在, 同时也反映在许多具体的用药方法之中。

关键词: 易; 中庸; 中药理论

中图分类号: R28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2-2392(2003)05-0064-03

中药学诞生于中华沃土, 受成于华夏文明, 中国传统文化, 特别是古代哲学思想在其中贯彻始终。“易”及由其衍生而来的“中庸”思想, 不仅成为国人视事处世的奥典, 而且也成为中药学理论及用药观念的渊藪之一。

1 《周易》有关理论在药性归纳中的体现

在《周易》中, 自然界一切的变化均源自互相对立事物间的矛盾转化, 而这互相对立的双方, 无非是阴和阳, 《周易》中的六十四卦所反映的, 便是阴阳之间的消长转化。因此, 《周易》中充斥的总是许多相互对立的文字, 如吉与凶, 福与祸, 大与小, 出与入, 上与下, 刚与柔, 否与泰等, 说明世界是充满矛盾的, 并且是在矛盾中变化着, 所谓“小往大来, 大来小往”, “否极泰来”等。近人贾丰臻云:“凡自然界所著名者, 为天地、日月、昼夜等相对的现象。故无论如何社会, 皆有天地、日月等相对之神话, ……而以此相对立性为抽象, 并为《易》哲学的起源”;“惟今所谓‘易哲学’, 即以变化为‘易’一种思想系统的根本…”^[1]。

中药学基本理论的产生, 肇始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由《周易》反映的“阴阳学观”, 和殷人发明的五行学说, 其基本特点也必然浸渍着《周易》的对立统一观念, 因而其对药性的归纳总不离阴阳, 具体体现如下。

1.1 阴阳的对立统一是药物性能的基础 气和味是中药最基础的性能, 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:“阳为气, 阴为味”^[2]。即:“气”属于性能中属阳的一面, “味”则属于性能中属阴的一面, 气味相合, 便成为整体的药。明·缪希雍云:“天布令, 主发生, 寒热温凉, 四时之

气行焉, 阳也; 地凝质, 主成物, 酸苦辛咸甘淡, 五行之味滋焉, 阴也”。而“气”和“味”又可再分阴阳:“气”之“温”和“热”为阳, “寒”和“凉”属阴; 而温和热又分属气之“薄”和“厚”, 则前者为阳中之阴, 后者为阳中之阳。“味”中辛、甘、淡为味“薄”者, 属阴中之阳; 酸、苦、咸为味“厚”者, 属于阴中之阴。不少具体药物的功能亦有相互对立的两个侧面: 如麻黄发汗, 麻黄根止汗; 麦门冬去心则清心除烦, 连心麦冬则令人发烦; 酸枣仁生用治好眠, 熟用治不眠等。故缪希雍又云:“药有五味, 中涵四气。是故(经)曰‘五味之变, 不可胜究’。此方剂之本也, 阴阳二象, 实为之纲纪焉”。石寿棠·《医原》亦云:“草木虽微, 其气味有阴阳之分, 体质有刚柔之别, 一物一太极也”。^[3]

1.2 药物作用趋势也有阴阳之别 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“阴味出下窍, 阳气出上窍”; 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云“气味辛甘发散为阳, 酸苦涌泄为阴”, 又云:“升降出入, 无器不有。”以此为基础, 金元时代张元素明确提出升降浮沉理论, 并将之纳入中药的性能之列, 用以表示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趋势: 凡药之作用趋势向上向外者, 是为升浮, 属阳; 向下向内者, 是为沉降, 属阴。《珍珠囊》称:“清阳发腠理, 浊阴走五脏”^[4]。

1.3 阴阳对立在药性认识中的其它体现 中医对具体药物性能的认识中还有其他许多相互对立的概念, 以下试举其例: 开与合: 石寿棠认为药的性能表现不外乎开合, 气薄者多开, 味厚者多合; 温热者多开, 寒凉者多合; 辛酸多开, 苦咸多合^[5]; ④刚与柔: 石寿棠云:“草木虽微, 其气味有阴阳之分, 体质有刚柔之别”, 并提出用药要先分刚柔^[3]。一般认为: 凡药质地柔软、多液, 性润养者为柔; 凡质地坚硬、干燥, 性燥散者为刚。

(四)走与守: 中医在药性认识中还经常使用“走”与“守”两个相对立概念, 凡药性主行气活血、发散等属运动者为走; 作用专注某一脏腑, 功主补益、收涩、向内者属静止为守。润与燥: 中医在论述药物时, 尚强调药性的润与燥。凡具有生津止渴、养阴润燥、润肠、滋补精血等作用者性润; 具有除湿、祛风、行气健脾等作用者多燥。害与利: 中医认为既使具体到每一种药, 其对人体的作用总有“利”与“害”两种对立的反应。清·凌奂《本草害利》中每药下设“害”与“利”, 以说明每一种药在防病或治病的同时, 又有各自不同的不良反应^[5]。

2 利用矛盾对立是中药发挥作用的普遍方式

疾病的产生, 因于内外各因引起的脏腑功能或阴阳气血的失调或偏差, 中药治病, 恰是以偏性为基础, “以偏纠偏”是药物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。《医断》云: “药者草木, 偏性也, 偏性之气皆有毒, 以此毒除彼毒也。”^[6]张景岳《类经》云: “药以治病, 因毒为能, 所谓毒者, 因气味之偏也。”^[7]遍览中药治病的各种方式, 这种利用矛盾对立的基本途径几乎无所不在。如对于药性(气)的应用, 《黄帝内经》提出“寒者热之, 热者寒之, 温者清之, 清者温之”的用药原则; 而针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病证, 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: “散者收之, 抑者散之, 燥者润之, 急者缓之, 坚者软之, 脆者坚之, 衰者补之”; “高者抑之, 下者举之, 有余折之, 不足补之”; “坚者削之, 客者除之, 劳者温之, 逸者行之, 惊者平之。”显然无一不是药性与病性的对立。“十剂”是千百年来中药方剂按性能联系功效分类的开端, 实际上也成为后世用药的重要指导原则。所谓“十剂”, 就其性质而言, 实际上便是五对互相对立的方药组合, 而其各自发挥作用, 仍是利用药性与病性的对立, 具体是: “宣可去壅”与“通可去滞”; “补可扶弱”与“泄可去闭”; “轻可去实”与“重可去怯”; “滑可去着”与“涩可去脱”; “燥可去湿”与“湿可去枯”。而在复方中, 将性能互相对立的药物并用, 更为常见。明·杜文燮的《药鉴》云: “天地之理, 有合必有开; 用药之机, 有补必有泻。如补中汤用参芪, 必用黄芪以开之; 六味汤用熟地, 即用泽泻以导之。古人用药补正必兼泻邪, 邪去则正自得开。”

3 中庸思想在用药目的和过程中的体现

“中庸”思想仍肇端于《周易》。《易·乾·》曰: “乾运变化, 各正性命, 保合大和, 乃‘利贞’^[8]。”清·惠栋云: “天地位, 育万物, 中和之故也, 故《易》尚‘中和’。”^[8]宋代理学家程颐指出: “不偏之谓中, 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, 庸者天下之定理。”^[9]可见“中

庸”的核心在于“中”与“和”。“中”为无过、无不及; “和”为合乎常规、法度。而中医向来认为“和”是人体健康的基本特征, 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: “上古之人, 其知道者, 法于阴阳, 和于术数, 饮食有节, 起居有常, 不妄作劳, 故能形与神俱, ……”孙思邈·《千金方》更指出: “人者, 禀天地中和之气也。”^[10]鉴于以上理论, 中医用药的原理, 根本在于修复并维持机体内环境的平衡, 并使人与天地自然相应, 亦即“中和”。“中和”不仅是用药的目的, 同时也往往是用药的方法。以下举例证之。

3.1 “调和”法在用药中的体现 所谓“调和”是指通过调整、协调的手段达到“和”的效果, 中医在用药中此法应用颇多, 其中典型的有以下几种。

3.1.1 调和阴阳 鉴于“阴平阳秘”亦即阴阳平衡是机体健康的最重要标志, 中医用药时调和阴阳便自然成为常用治则之一。鉴于阳或阴的偏盛, 通常会导致阴或阳的衰减; 阴或阳的偏衰, 则往往伴随阳或阴的偏亢, 因而中医或采用“壮水之主, 以制阳光”之法, 或采用“益火之源, 以消阴翳”之法; 即使是较为单纯的阳虚或阴虚, 也或用“阴中求阳”之法, 或采用“阳中求阴”之法。

3.1.2 调和气血。气与血均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, 两者虽分属阴阳, 却互根互用、互为损益, 因而调和气血也是中医调和诸法之一。具体如气虚可导致血亏, 治疗时一般要在补气时辅以补血; 气滞者更极易导致血瘀, 治以行气偕同活血; 血虚者也可引起气亏, 当补血辅之益气。至于气随血脱之证, 更出于“有形之血, 不能速生, 无形之气, 所当急固”的考虑, 首先采用益气固脱止血之剂, 然后考虑用养血之品。

3.1.3 调和脏腑 根据五行相生规律, 中医在治疗脏腑疾病时一般采用“虚则补其母, 实则泻其子”的原则, 所谓“滋水涵木”、“培土生金”等便是“补其母”; 肝实泻心、心实泻胃等则属“泻其子”。还根据五行相克关系, 采用抑强和扶弱的方法, 如木火刑金者, 用泻肝清肺法, 此为抑强; 肝虚影响脾胃者, 治以和肝健脾, 即是扶弱。至于脏与腑之间, 有着相合与互为表里的关系, 治脏病常从腑入手, 如心火上炎之证, 采用利小肠法; 治腑病也每从脏入手, 如膀胱气化失职的遗尿, 一般以补肾为途径。

3.1.4 调和寒热 对于属寒热错杂之证, 中医往往采用寒药与热药并用的方法调和之。如中焦寒热错杂之证, 用辛温之干姜、半夏等药与苦寒之黄芩、黄连等同

用, 又用甘草调和诸药, 组成半夏泻心汤。是方寒热互用, 以和其阴阳; 苦辛并进, 以调其升降; 补泻同施, 并顾其虚实。

3.2 “中和”在配伍中的体现 中医用药贵在平和。如甘草号称“国老”, 性禀平和, 每每被各种不同作用类型的方剂配用, 其作用或旨在缓和药性, 或旨在调和药性, 如四逆汤用之, 可减轻附子之热性; 白虎汤用之, 旨在削弱石膏之寒性; 调胃承气汤用之, 可使大黄、芒硝泻而不过于猛。反佐药的使用, 也是中医用药注重平和的观念在配伍中的典型做法, 如四生丸主治血热出血, 但该方在使用荷叶、柏叶、地黄三种寒凉药的同时, 又使用了一味辛温的艾叶, 以防前药寒凉太过而生瘀; 桂枝汤用桂枝辛温发汗, 但因主证属表虚有汗, 故又采用酸敛之白芍敛营益阴以反制, 俾使表解而阴存, 因而此用药法称之为“调和营卫”。

3.3 用药尺度上的适中观 中医用药在度上也讲求“中庸”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指出: “大毒治病, 十去其六; 常毒治病, 十去其七; 小毒治病, 十去其九。谷肉果菜食养尽之, 无使过之, 伤其正也。”清·喻昌《医门法律》更具体指出: “凡用药太过不及, 皆非适中。而不及尚可加治, 太过则病去药存, 为害更烈, 医之过也。”^[11]故《伤寒论》治太阳伤寒用麻黄汤时, 强调“覆取微似汗, 不须啜粥”, “微似汗”是指发汗的度, 为防止汗出过多, 提醒不要“啜粥”。而在使用发汗力较弱的桂枝汤时, 则要“啜稀粥一升余”^[12]。

3.4 用药注重和于自然 中医自来重视“天人相应”, 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云: “人以天地之气生, 四时之法成”。因而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强调: “必先岁气, 无伐天和。”其主旨在于用药必须与天时地理相和。故《本草纲目》指出: “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, 薄荷、荆芥之类, 以顺春升之气; 冬月宜加苦寒之药, 黄芩、知母之类, 以顺冬沉之气, 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。”^[13]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则指出: “地有高下, 气有温凉, 高者气寒, 下者气热。西北之气, 散而寒之; 东南之气, 收而温之。”

3.5 制药中的“中庸”观 明·陈嘉谟《本草蒙筌》云: “凡药制造, 贵在适中。不及则功效难求, 太过则气味反失”^[3]。实际上中药炮制的目的, 诸如减轻或消除药物毒副作用、缓和药物烈性、矫味、矫臭等, 本身即寓有“中和”思想。而在具体的炮制加工过程中, 更要注意火候的适度, 如巴豆制霜的目的在于减少其中的脂肪油, 但若因加工过度而油被破坏过多则其攻积作用难以保证, 而若加工不到位而油的含量过多, 则会引起毒

性反应。

4 矛盾对立为用, 中和为功的基本模式

综览中医用药的各种方法, 可以认为: 尽管具体方式各异, 但就基本原理而言, 药物作用的产生均源于其药性与病性的对立; 药物作用的终极效果, 总在于阴阳平衡、气血和顺、脏腑协调等所体现的“中和”。和解剂小柴胡汤是从相反中求和的典型, 该方的核心在于柴胡与黄芩的配伍, 柴胡性升散, 黄芩功清泄, 前者以向外向上为趋势, 后者以向内向下为趋势, 两者惟其相反, 适能奏和解少阳之效。石寿棠·《医原》云: “药未有不偏者, 以偏救偏, 故名曰药。”^[3]《周易》所表述的矛盾对立, 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, 自然也是药物发挥作用的原动力; 《周易》所推崇的“中和”、《中庸》所表现的“不偏”、“不易”, 则是用药所期求的效果。因而可认为: 中药发挥作用是以矛盾对立形成的运动变化为“用”, 而以中和为“功”。

《周易》自古被推为诸经之首,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、文学、史学价值, 而且具有许多潜在的科学价值, 如阴阳八卦对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开发中曾起到的启示作用即其例证。《周易》本身以及由其发萌的“中庸”思想, 是国人千百年来伦理道德观和视事处世方式的精神源泉, 而由其揭示的矛盾对立产生的运动变化和中和思想, 实际上也是中药理论及用药思想的理论渊藪。如能深刻领悟其真谛, 必然会为理性认识中药、应用中药起到重要指导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贾丰臻. 易之哲学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, 1991.
- [2] 程士德. 素问注释汇粹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2.
- [3] 任应秋. 中医各家学说[M]. 上海: 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0.
- [4] 元·李东垣, 明·李士材.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、雷公炮制药性解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8.
- [5] 清·凌奂. 本草害利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1982.
- [6] 雷载权, 张廷模. 中华临床中药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8.
- [7] 明·杜文燮著. 药鉴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3. 12.
- [8] 惠栋. 周易述[M]. 太原: 山西古籍出版社, 1989. 10.
- [9] 战国·曾参·子思著. 大学·中庸[M]. 太原: 山西古籍出版社, 1999. 9.
- [10] 唐·孙思邈. 千金要方[M]. 上海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55.
- [11] 清·喻昌著. 医门法律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83. 5.
- [12] 湖北中医学院主编. 伤寒论选读[M].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79. 7.
- [13] 明·李时珍. 本草纲目(金陵版排印本)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9. 11.